

馨香一瓣

鸟语花香四月天

□龚银城

四月来了,先是几阵暖风,接着便是一场细雨。雨过天晴,泥土里便钻出些嫩芽来,青得发亮。人们走在路上,脚步也轻快了,仿佛卸下了冬日的重负。

我家庭院里的老槐树,不知何时披上了一层新绿。枝杈间常有麻雀跳跃,叽叽喳喳地叫着,有时竟排出一列,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。清晨推窗,便听见它们在檐下吵闹,大概是争些草籽之类。邻居王婆常说:“这鸟儿比闹钟还准哩。”她年过七旬,总爱拄着竹杖站在树下听鸟叫。

花是渐渐开的。先是几株迎春,黄灿灿地排在墙角;接着是桃花,粉红的花瓣薄得透明,风一吹便落了一地。最好看的是那株老梨树,开起花来如云似雪,引得蜜蜂整日嗡嗡地围着转。常有小孩子在树下追逐,惊

起一片花瓣雨,他们便咯咯地笑,伸出小手去接。这情景,应了那句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。

傍晚时分,各种气息混在一起——茉莉的甜腻,槐花的清冽,还有不知名野草的苦涩。卖豆腐的张老汉推车经过时,总要停下来深吸一口气,说是“比吃药还管用”。他脸上的老年斑在夕阳下显得更深了,但眼睛却亮得很。

池塘边的柳树垂着枝条,在水面划出细纹。常有翠鸟停在上面,忽然箭一般扎入水中,叼起一尾银鱼。几个退休老人日日在此下棋,棋子敲在木棋盘上,啪嗒作响。他们时而争吵,时而大笑,惊得芦苇丛中的野鸭扑棱棱飞起,水花四溅。这让我想起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景致,只是

这里的鸟雀更多、更杂,也更热闹些。

菜市场里,春笋、香椿、荠菜都开始卖了。卖菜的李婶一边剥笋壳,一边与主妇们闲聊:“这笋嫩得很,昨天从山里挖的。”她的手指沾着泥土,指甲缝里是黑的,但笑容格外灿烂。主妇们挑拣着蔬菜,讨价还价此起彼伏,却都带着笑意。空气中混合着泥土味、菜叶味和人身上的汗味,竟也不觉得难闻。

公园长椅上常坐着些年轻人。女孩子们穿着淡色裙子,男孩子们抱着吉他,断断续续地弹着不成调的曲子。他们有时静默,有时突然大笑,惊飞了附近觅食的鸽子。阳光透过新叶,在他们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使青春更显得鲜活。

雨后的清晨最为动人。水珠挂在蛛网上,折射着七彩的光;蜗牛慢吞吞地爬过湿

漉漉的小路,留下一道银亮的痕迹;被雨水洗过的树叶绿得发亮,仿佛能滴下颜色来。早起的老人们打着太极,动作缓慢如水中游鱼。卖早点的摊子冒出腾腾热气,油条下锅的滋滋声与鸟鸣混在一起,竟出奇地和谐。

暮色降临后,花香反而更浓了。路灯下,飞蛾扑打着翅膀,影子投在墙上,大得吓人。偶尔有夜莺啼叫一两声,又很快沉寂。窗里透出的灯光一盏盏熄灭,只剩下月光洗着花树,在地上描出模糊的影子。

四月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鸟依旧叫,花依旧开。人们匆匆走过,很少驻足,但总有瞬间,会被一缕花香或一声鸟啼击中,恍然发觉自己正活在诗里。这是由阳光、雨露、花开、鸟鸣共同谱就的,每个人都在其中,又都浑然不觉。

讨喜的鹌鹑

□郑显发

在宁静的山村里,住着一位名叫邓明的老人。他的生活平淡如水,每日与山林为伴,日子虽不富裕,却也安稳自在。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邓明像往常一样上山采药。山林间鸟语花香,他的心情也格外舒畅。突然,一阵微弱而急促的鸟鸣声传入他的耳中,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顺着声音的方向寻去,发现一只鹌鹑躺在草丛中,翅膀似乎受了伤,正无力地扑腾着。邓明顿生怜悯,小心翼翼地将鹌鹑捧起,带回了家。

回到家中,邓明仔细处理了鹌鹑的伤口,敷上了草药。在他的悉心照料下,鹌鹑的伤势逐渐好转。这只鹌鹑好像也通人性,对邓明充满了信任与依赖,总是在他身边欢快地跳跃、鸣叫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邓明突发奇想,决定教鹌鹑说一些简单的话语。每天清晨,他都会带着鹌鹑来到院子里,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“你好”“吃饭”“人要学习”等词语。鹌鹑学得也很认真,虽然吐字不太清晰,但大致能让人听懂。

邓明专门给鹌鹑准备了一只漂亮的鸟笼,笼子是用精致的竹条编织而成,外面还绘着美丽的图案。他把鹌鹑关在鸟笼里,挂在门口的树枝上。每当有小孩子路过,都会被鹌鹑吸引过来。他们围着鸟笼,好奇地看着鹌鹑,嘴里不停地喊着:“爷爷,让鹌鹑说话。”邓明便会笑着逗鹌鹑,鹌鹑也会努力地重复着学过的话语,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。老人们路过时,也会停下脚步,和邓明一起聊天,听听鹌鹑的叫声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有一次,村里来了一群城里的游客。他们听闻邓明有一只会说简单话语的鹌鹑,便慕名而来。邓明热情地招待他们,让他们欣赏鹌鹑的表演。游客们被鹌鹑的可爱模样和聪明伶俐所打动,纷纷拍照留念。

村里有个叫小虎的孩子,性格有些孤僻,平时总是独来独往。自从发现了邓明的鹌鹑后,他被深深吸引,经常来到邓明家,和鹌鹑一起玩。邓明注意到了这个孩子,便有意地多和他交流,给他讲一些有趣的故事。在邓明的关爱下,小虎逐渐变得开朗起来,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鹌鹑成了村里的明星。它不仅给小孩和老人带来了欢乐,也让整个村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邓明看着大家因为鹌鹑而开心快乐,心中也感到无比欣慰。他知道,这只鹌鹑已经不再是一只普通的鸟,而是连接他和村民们情感的纽带,是大家生活中的一份美好。

在一个宁静的夏夜,邓明坐在院子里,手里捧着一杯热茶,望着笼子里的鹌鹑。鹌鹑似乎感受到了邓明的目光,转过头来,轻轻地叫了一声:“爷爷。”邓明笑了,那笑容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,温暖而明亮。他知道,这样的日子,平静而又幸福,他会一直和鹌鹑相伴,守护着这份简单的快乐,直到永远。

世相扫描

路灯下的那盏灯

□谢文龙

晚上开车接孩子放学,在一处红绿灯停车等绿灯左拐时,突然发现对面路灯下亮着一盏灯,虽然被路灯灯光包裹着,但特别耀眼。伴随着这盏灯的是喇叭里传来的提前录制好的充满磁性的男性声音:“我自己做的提拉米苏,一定会给你不同的感受!”

多么有特色的招徕声!不像其他商家的喇叭里总是什么亏本、甩卖之类的。听听这样的营销声,不动心也难。

再仔细一看,路灯下的那盏灯,原来是一个卖面包、糕点女子的照明灯。这个女子看上去年龄并不大,身材苗条,灯光下的她亭亭玉立、朝气蓬勃。只见她身后停着一辆小推车,上面放着要兜售的商品。隔得太远,光线模糊,我没能看清案板上摆的东西。之所以知道是面包、糕点,是那个喇叭告诉我的。

在这样一个花红柳绿的季节,这样年轻的女子一个人做着微薄的小生意,背后一定有她的故事。如此年轻能吃这样的苦,倒是稀缺的,不由心里对她敬佩了几分。要是生活过得去,衣食无忧,谁又愿意在这样一个夜晚孤零零地站在街头?而且从她的装备看,显然是经常要出来的。

也许是刚出来“摆摊”,要不然怎么不选择规模大一点的夜市,而是“随便”找一个十字路口?也许她已经有了经验,知道在这样的路口没有同行竞争,而且她所选的这个十字路口也是交通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地方。

不管她有怎样的经历和故事,能在这样的夜晚出来挣钱,这已经值得我尊敬了。她的灯那盏明亮的灯,也给我带来了一片光明,让我懂得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,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,每个人都要坚持奋斗。我们都是人生奋进路上的奔跑者,努力奔向胜利的彼岸。那盏灯,给她带去了信心,也给我指明了方向。

绿灯亮时,我转向离开,一路上我不停地给她祝福,祝愿她早点卖出面包、糕点,早点回家陪家人!



孔祥秋 摄

纸页轻吟岁月长

□施群妹



晚饭后,我惬意地窝在沙发里,查阅报纸的电子报。手指滑动,切换到下一个版面时,手机竟模拟出清脆的翻书声。这声音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,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,那些曾经无比熟悉、悦耳的声音,如潮水般涌来。

自儿时识字起,祖父便常让我读报纸给他听。祖父目不识丁,却对新闻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后来,他患上青光眼,视力每况愈下,听力却愈发敏锐。阳光晴好的日子,祖父坐在屋檐下,我则搬来一把小椅子,乖巧地坐在他身旁。我轻轻翻开报纸,纸张发出清脆的声响,随后我缓缓读起上面的内容。祖父总是眯着眼,面带微笑,静静地聆听,那一脸的慈祥 and 满足,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上学的时候,小镇上仅有一家书店,店内

藏书有限。父亲特意托城里的伯伯给我带回一本汉语词典。那本词典厚如砖头,因为它,我成了班上的“香饽饽”,同学们纷纷向我借阅,其中借得最频繁的便是我的同桌。同桌语文成绩优异,且格外爱惜书本,每次借到词典,她都会先洗净双手,才小心翼翼地翻开。我仍记得她查词典时的样子:先仔细查找部首,用手指点着,轻声报出页码,紧接着“哗啦啦”地翻到对应的页面。翻书声裹挟着微微的风,偶尔会撩起她的刘海。那时的我热衷于写诗,在这此起彼伏的翻书声里,写下了无数充满青春气息的诗行。

结婚之后,我和爱人养成了睡前看书的习惯,两边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各自钟爱的书籍。每一个静谧的夜晚,轻柔的翻书声交织在一起,宛如美妙的乐章,在房间里悠悠回荡。有时,这声音如同温柔的催眠曲,引得

我困意渐浓,缓缓躺下。爱人会贴心地帮我掖好被角,而后继续沉浸在书的世界里,我便在这充满爱意的翻书声中安然入眠。

有了孩子后,我常常翻开绘本,给孩子讲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。有时因为太过忙碌,我会在他床头放置一台复读机,循环播放故事。可孩子总是抗议,说那不是妈妈的声音,故事里少了翻书声。于是,我放下手中的忙碌,和孩子一起翻书,或是讲故事,或是玩故事接龙。时光飞逝,转眼间,孩子已经能够自主阅读,他尤其喜爱人物传记。他说,那一页页翻书的声音,就好像是书中的人物在他耳边娓娓道来。

春风轻拂,又到了一年中最适宜读书的时节。我翻开手中的书,深深沉醉在这美好的阅读时光里,也沉醉在这伴随了我一生的翻书声中。

石头会“说话”

□罗宗

贵州的石头是硬的,比北方的硬些。我女儿偏要学雕刻,立志要这些石头“说话”。她考上了贵州大学美术学院雕刻系研究生,我起初不解,后来也只得由她去了。

女儿原本拥有一双纤细灵巧的手,弹钢琴时,那双手在琴键上轻盈地翻飞。如今,这双手却布满了厚厚的茧子和细小的伤痕,指甲缝里也时常嵌满了难以洗净的石粉。在她工作室的角落里,堆满了形态万千的石块,女儿常常蹲在这些石块旁,一蹲就是大半天,用手指在石面上细细摩挲,仿佛在倾听石头的低语。

“石头会说话吗?”我曾问她。

“会。”她头也不抬,语气坚定,“它们在讲几千年前的故事。”

她的第一件雕刻作品是一块青石雕成的老妇人头像。头像上的皱纹深如沟壑,而眼睛却明亮有神。我凝视了许久,总觉得这头像似曾相识。女儿告诉我,这是根据寨子里那位百岁老人的形象雕刻的,老人的每一道皱纹里都蕴藏着苗家的悠久历史。

“你雕得不像。”我故意逗她。

“我雕的不是她的样子,是她的故事。”女儿用沾满石粉的手指点了点老妇人眼角的一道纹路,“这是她十六岁逃婚时被树枝刮伤的。”

工作室里终日响着敲打声。叮叮当当,像是某种古怪的语言。女儿说,每一种石头都有不同的声音,花岗岩清脆,大理石

沉闷,青石则带着几分呜咽。她学会了分辨这些声音,就像医生听诊病人心跳。

去年冬天,她带回一块赤红色的石头,说是从黔东南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寨里寻来的。那石头形状怪异,像一颗扭曲的心脏。她花了三个月时间雕琢,成品让我大吃一惊——那竟是一棵枯树,树干中空,却从裂缝中生出几片新叶。

“这算什么?”我问。

“记忆。”她说,“寨子要拆迁了,这是村口那棵三百年的老槐树。老人们说,树心里住着祖先的灵魂。”

最近她在雕一组群像,是根据老照片雕的。苗家汉子吹芦笙,妇女们跳铜鼓舞,孩子们围着火堆奔跑。石块在她手中渐渐有了温度,那些静止的人物似乎随时会动起来,会唱会跳,会哭会笑。

我有时站在工作室门口看她工作。她弓着背,额头几乎贴在石头上,呼吸与凿击的节奏一致。石屑飞溅,落在她的发间,像早生的华发。

“累吗?”我问。她直起腰,抹了把汗,笑着说:“累,但石头比我更累。它们等了千万年,就为了有人把它们的故事说出来。”

我忽然明白了,她不是在雕刻石头,而是在雕刻时光。每一道刻痕都是岁月的印记,每一个形象都是逝去生命的复活。那些冰冷的石头,在她的手中获得了温度,获得了声音,获得了记忆。

女儿说,毕业后她要走遍贵州的村村寨寨,收集那些即将消失的故事,用石头把它们保存下来。“石头比纸长寿。”她说,“可以保存几千年。”

我看着她的背影,想起了她小时候用蜡笔在纸上涂鸦的样子。如今她的画布换成了石头,画笔换成了凿子,但那份执着却从未改变。或许,她从小就注定要成为时光的雕刻者,用坚硬的方式保存柔软的记忆。

